

百妖物语

翩竹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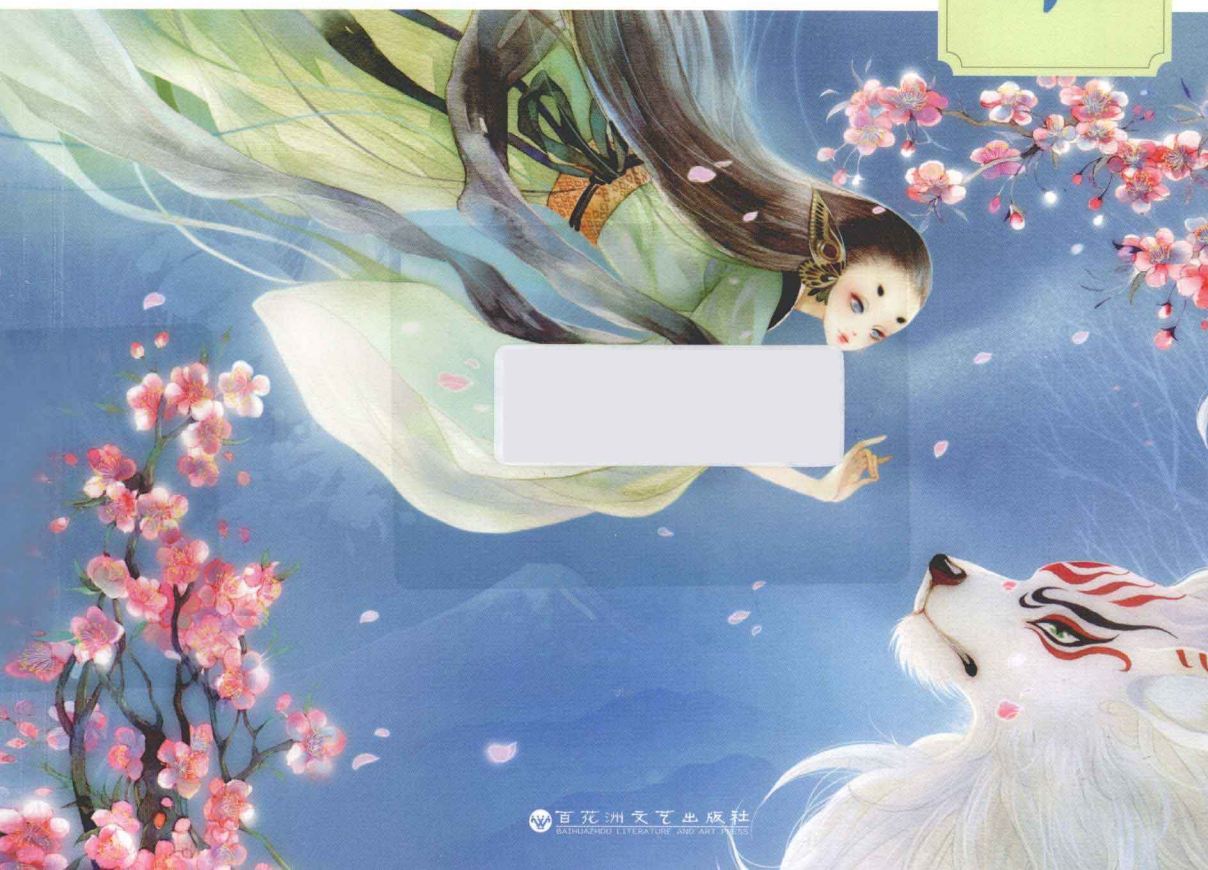


为了心爱的人，你是否
愿意也变成一只渴望人
血的妖

828年不老不死的奇异
少女VS日本最凶残、
最美丽的9种妖怪

年度最有想象力的
玄幻唯美精典

最具人气作家
翩竹
最新力作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百妖物語

翩竹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妖物语 / 翩竹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3.6
ISBN 978-7-5500-0666-9

I. ①百… II. ①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7512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E-mail bhz@bhzwyy.com

书名 百妖物语
作者 翩竹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统筹 李国靖
特约监制 林苑中 师素珍
责任编辑 张越 程玥
特约策划 林苑中 彭晓蓝
特约编辑 彭晓蓝
封面插画 鹿荷
封面设计 郑力琿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1/16 710mm × 980mm
印张 14
字数 130千字
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价 29.80元

ISBN 978-7-5500-0666-9

赣版权登字—05—2013—8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序章

传说古时源平之乱后，西行法师途经高野山，见尸横遍地，白骨曝野，一时心生怜悯。于是便拼凑人骨，以还魂异术复活了一名少女，呼其为“舍利姬”。

我只是被时间遗忘的人偶，被主人抛弃在身后的尘埃里，如是而已。

已经忘记到底活了多少岁月，只记得高野山上每年秋天飘下的霜叶，都会在山上积下厚厚的一层红泥。这样数过三十次秋叶，我便可以再下山三年，这是我和师父的约定。因为还魂术的关系，我的身体被永远禁锢在了十四岁。下山后，我仍然需要时常变换身份和打扮，行走于不同的地方。师父说，唯有这样，我才能长久地存活下去。

事实证明他是对的。我存活的岁月远比制造出我的他更久，久到如今他的名字都快被人遗忘了，而我却依然活着，以少女之姿。

穿过仿佛时空隧道般的鸟居，石地藏静静守候在山门前，于台阶边细数流水般的时光。每一次下山，我都恍若来到另一个时空——人类世界变化得越来越快，有时甚至让我无法适应。所幸现在，当我感到筋疲力尽时还有高野山可以归隐，但是那些活在俗世里的人们，不知道当他们身心交瘁时，可以逃往何处？

“嗨！阿枫，今年下山又迟到了哟！”路边的树丛里忽然窜出个身穿黑色短上衣和米色筒裤的青年男子，正咬着一串糯米丸子，一双漆黑的杏眼流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情。

“阿勘，说过了，不准再去偷寺里供奉的食物，否则再被住持逮住，别指望我会来救你。”勘五郎是只三百七十二岁的狸猫妖怪。二百多年前，曾化作烟雾想来偷取寺里的食物，却不想被住持和尚抓了现行，之后颇费了我一番心思才让他逃离了被封印的命运。自此以后，他便成为了我的侍从。“阿枫”是他给我取的诨名，因为他说我每次下山都穿着同样的橘红色和服，就像满山当季的红叶一样。

“那……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的勘五郎大爷，哪是山里那几个秃头和尚能随便奈何得了的？”勘五郎咬着丸子，含混不清地嘟囔，“老规矩，下山需要的身份、落脚点，有替换的衣服，我都已经替你准备好了。”

“那还真是辛苦你了。”我暗笑。有人在漫长的岁月里陪你一同走过，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庆幸的事。但有个人能替你鞍前马后打理一些麻烦事务，总是好的。

永远不要过于执著拥有的东西。就像师父所说的那样——活着是为了邂逅，也是为了离别。

而我所要讲述的，也只是一系列有关邂逅与离别的故事。



目录

第一话	犬神	001
第二话	藻之花	031
第三话	三味長老	067
第四话	野铁炮	103
第五话	姑获鸟	135
番外篇	天之节刀	185



第一话 犬神

幻想着获得解脱后和彦与白兵卫
奔跑离去的背影，不知为何，我感到
异常温暖。





四月是适合旅行的季节，相比东京湾一带的新兴城市群，四国这样相对悠闲的去处更符合我的喜好。四万十川两岸粉樱团簇，红云压枝；贩卖风车和簪子的小贩推着手推车走街串巷，车轱辘和着远处隐隐作响的风铃声渐渐远去……这样的氛围里，即使会跳出一群江户时代的杂耍艺人或者穿羽织的天狗妖怪，都不会让人感到太吃惊。城市的气质真是一种玄妙的东西：有些仿佛亘古不变，有些却变化得比镰鼬的脚步还快，叫人无所适从。

我拿着一封名帖，来到高知县一户姓清田的府邸门前。阿勘这次替我准备的身份是甲斐出身的灵媒师。要在俗世里生活，就必须像俗人一样工作。这也是与师父的约定之一。所幸勘五郎虽顽劣，做事还不算太过出格。每次他安排的身份与工作，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困难。

此番，我带着名帖和委托书来到高知。眼前这座占地不下三百坪

（约九百九十平方米）的大屋，在周围狭小的民房中显得相当突兀。我敲开房门，向女佣传达了名帖和来意。那个脸蛋红扑扑的年轻女孩狐疑地打量了我一番，随后便揣着名帖蹬蹬地跑了回去。

不久她回来开门领我进入主屋，说主人已经在客堂等我。打开绘有兰花的纸门，里面已经端坐着一名鹅蛋脸的女子，年貌三十岁上下，穿一件考究的友禅染和服，发簪上悬挂一串美丽的玳瑁珠子，妆容精致，但不知为何，脸色看起来有些异于常人的苍白。她应该已从女佣的嘴里听到过对我的描述，但见面时，她眼神中还是流露出一丝惊异，但随即换上主人应有的微笑，颌首行礼：“有劳师父大老远地专程前来，您就是白荷上人引荐的灵媒吗？”

“是的，在下名为高野枫，应师父生前挚友白荷上人的托付，来府上为主人排忧解难。”我向女子回礼，再次说明来意和身份。白荷上人是甲斐梦山宝塔寺的住持，又名白藏主，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修行僧之一。但论其真身，却是一只活了不下千年的纯白雌狐。师父生前与她有些来往，所以目下，她对我的关照也不算空穴来风。

“高野小姐吗？家主清田福山先生恰巧不在家，我是他妹妹妙子，现在代为管理家业。”清田妙子举止打扮得体从容，看得出与大家闺秀相配的文化素养，“请问高野小姐，委托的事件您已经知道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关于‘犬神’吧？”连接庭院的纸门没有关上，我瞄了一眼中庭尽头那座小小的祠堂，上面已经贴了五芒星符咒——那是从属于阴阳师的晴明桔梗符，在符咒灵力的缝隙间，隐隐有人类看不到的灵气渗出，渐渐幻化为一只白犬头部的形状。这就是勘五郎此次死活不肯与我同行的原因。不管活了多少岁数，狸猫总是怕狗的。

所谓犬神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咒术，发源于德岛、高知等地，经



常被这些地区的望族作为保佑家族的“家神”来祭拜，用于保障家道兴旺以及咒杀敌人。制作犬神的任务多半交由族中的女主人来执行——将家中豢养的狗埋入地下，只留出头露在外面，在狗面前放上食物，这样经过三天，狗的饥饿和怨念就会达到顶峰。这时砍下狗的头加以祭祀，就会产生名为“犬神”的灵体。制作犬神的家族会将犬神视同祖宗牌位一般供养，以求得到它的荫护。

这些在我来高知之前，白荷上人都已经告诉过我，清田妙子将内容重复了一遍，又加入了一些犬神家族内不外传的秘事：“这种秘术一般都传女不传男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犬神反噬时伤害到男性继承人……等女儿十五岁的时候，母亲一辈的家长会向她传授此道。继承犬神的女儿只能入赘结婚。每隔五十年，在犬神的力量失控反噬前必须将神位移去寺院供养超度，再另选一头家犬制作新神……现在的这头犬神，实际上已是家族制作的第七代了。”

“我听说了，现在的犬神是四十九年前制作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当时家母才十四岁，因此仪式是由我的外祖母执行的。”妙子的身体似乎有些不足之症，只见她面色忽然变得潮红，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，不得不经常停下话语调整呼吸，“但其实，现在家中的这一代犬神，并不是完美的犬神。”

“完美的犬神？怎么说？”我耐心等待她的呼吸平复，故意拖长语速道。

“按理说，制作犬神的家犬必须挨饿，只有当怨念累积到顶峰的时候砍下头颅，才能将怨念转化成法力，成为完美的强力犬神。这样虽然可怜，但是作为家神却是必须的……可是这一只，制作过程中原本应该严格遵守的禁忌被打破了。”

“禁忌？被什么人？”按照一般家神制作的准则，如果制作过程中被外人发觉，那么施行术法的家族很可能有性命之忧。

“是家母的弟弟，已经失踪多年的和彦舅舅。”妙子掏出手巾，半掩于衣袖后拭了拭汗，继续说道：“听家母说，当时和彦舅舅只有七岁，非常喜爱外祖父豢养的家犬白兵卫。当外祖母决定用白兵卫制作犬神时，和彦舅舅不仅大哭大闹了一场，还破坏了犬神的制作仪式——在白兵卫被埋入土中后，和彦舅舅又带食物去偷偷喂养过它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累积怨念的过程被打断了。”我呷了一口茶，在妙子喘息的片刻插入话题，以避免沉默。出于人道之理，我无法赞同这种将生物埋在土中，活活忍受饥饿后再杀死的做法。但从家神的制作角度来看，怨念越强的家神法力越强，而这头被救赎的白犬，反倒是不合格的残次品了。

“是的，正是这样。”妙子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的面色，向我欠了欠身道，“非常抱歉，我身子虚弱，经常这样犯病，如有招待不周请高野小姐多多包涵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，如果没对您的身体造成太多负担的话，请再告诉我一些线索。”

“是了，刚才说到……对了，因为是偷偷进行的，所以外祖母并不知情，直到仪式完成后解剖犬的尸体，才发现胃里居然有食物……因此和彦舅舅挨了一顿打骂，大约是气不过的缘故，和彦舅舅第二天便离家出走了，从此再没有回来……

“和彦舅舅失踪后，外祖母和母亲虽多方找寻，但因为一直没有消息，也就渐渐淡忘了此事。那头有缺憾的犬神也因为已经移入祠堂开始供养，便没有重启仪式。所幸之后家道还算昌隆，与旧神在时无异，所以这四十多年来也就没有再另行制作……如今家母已去世，哥哥由于是学者，无须再依靠家族产业过活，所以在不久前卖掉了家族经营的渔场和绸缎庄……我和哥哥都不是很认同犬神这种残酷的术法，因此约定等到这一代的犬神满五十年后，便终止供奉犬神，从此不再制



作新神。可就在这几个月里，家中陆续有怪事发生……”

“怪事？”

“是的，先是佣人抱怨晚上听到孩子的笑声和奔跑声；家中祠堂内摆放的器皿在无人移动的情况下变动位置；而哥哥的幼子，今年才六岁的洋平总是莫名受伤。”说到这里，妙子的眼中露出一丝忧虑之情，“有时是被玩具里暗藏的锐器割到；有时明明码放整齐的餐具，却会在洋平经过时顷刻倒下……我因为身体的缘故无法生育，所以洋平是家里现在唯一的男性继承人，外加嫂嫂生下他不久就因病去世了，所以家里人都格外疼爱这孩子。可如今发生的种种事件，实在让人非常不安。”

“等一下，妙子小姐，您刚才说，家里有佣人在晚上听到孩子的笑声吗？”我打断妙子的叙述，“那么，会不会是洋平小少爷？”

“不会的，那会儿洋平已经睡下了，而且第一个声称听到笑声的正是洋平的保姆佳子，她和洋平就睡在同一间屋内，不会搞错。”妙子将手指藏进和服袖内，无意识地扭动起来，“我之所以如此有把握，是因为我也在晚上听到过小孩子的声音，似乎是在笑着说‘一起走吧’‘一起走吧’那样的声音，但绝对不是洋平的声音！”

“如果不是洋平少爷的话……能够怀疑的就只有‘那个’了吧？”我盯着妙子的眼睛，在榻榻米上隔空写下“白”这个字。

“啊……是的，您也想到了这个吗？不过确实，会出现在犬神附近的小孩亡灵，不是只有‘白儿’了吗……”妙子的脸色又开始变得苍白，仿佛是为了求证什么似的，喃喃重复着问题，“任谁都会这么想吧，只要是稍微了解犬神的人……只是，那样的话……”

“白儿是侍奉犬神的鬼魂，由犬神所咬死的小孩亡魂所化。只不过他的出现，对于供奉犬神的家族还有另一重意义——即是犬神开始不受咒术控制，开始嗜血的表现。”我转头看向祠堂上显眼的纸符，“这

就是要将它暂时封印起来的理由吧。”

“是的……可是让我们困扰的是，那白儿的出现并没有因此减少，反而增加了。”清田妙子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祠堂，担忧的眼神中倏忽闪过一丝恐惧，“原本只是偶尔会在半夜里吵醒大家，现在几乎每周都会出现三四次。还是那种令人发毛的小孩笑声，一边奔跑一边叫着‘一起走吧、一起走吧’，穿过走廊然后慢慢消失……佣人们人心惶惶，似乎多少都有些要请辞的意思。但是再这样下去，别说佣人，就连作为家主的我们……”

“您需要我做些什么呢？”眼看妙子的眼眶已经开始泛起水汽，我只好将话题岔开。

“毕竟是家神，如果封印的手段过于强硬恐怕反而会招来报复。犬神的迁出仪式需要全家在场，我也已经跟哥哥电话联系过了，等他公干一回来就马上进行，最多只要两周左右的时间。”妙子说着，忽然低头郑重行礼：“我想请您务必在这段时间里留在鄙宅内，安抚犬神与白儿，保护洋平不要再出事！”

我刚要回答，通往走廊的纸门忽然“哗”的一声被拉开了。贸然闯入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女，穿一身干净的蓝白水手制服，留着三刀平式的齐耳短发，脸蛋仿佛人偶净琉璃¹一般可爱。可是附着于这可爱面孔上的表情却是刻板而冷漠的，令人感觉分外违和。她几乎没有正眼看我，只顾劈头向妙子道：

“姑姑，弟弟去哪儿了？”

“佳子带他去防疫站了，今天是社区幼儿注射疫苗的日子。”妙子露出不悦的神情，正色回答，“千代，有客人，说话要礼貌一些！”

1 人偶净琉璃：日本中世纪的武家社会里流行的一个吟唱作品——关于一个武士和净琉璃姬的爱情故事，净琉璃姬是传说中一位不染纤尘的美丽姑娘。



纸门“哗”的一声重又关上了。妙子叹了一口气，转头向我道歉：

“真是失礼，她是哥哥的长女千代，洋平的亲姐姐。自从嫂子去世后这孩子就变得脾气古怪，寡言少语，请您原谅她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本来就不是个能让人一眼看到就肃然起敬的人物。”我一笑而过，随即起身走向庭院，“我能四处走走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您请便。”妙子起身，替我完全打开纸门引路，“需要叫佣人来带您参观一下吗？”

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只是随便走走。”穿上摆在走廊外的木屐，我下到苍苔遍布的青石地面上，径直往祠堂走去。

犬神的灵体正在骚动着。

即使被五色绳和符咒阻隔，我仍然能够感到那扑面而来的灵力。眼前的灵体在封印束缚下只能凝聚出头部的形状，我紧盯着那双赤红的眼瞳，但不知为何，却未有以往见到家神时那种强烈的压迫感。

“救救……”灵体忽然开口了，却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音节，“请……救救……”

我正想答话，忽然感到脑后有异样的视线。刚一回头，一颗玻璃弹子擦着我的发际飞落到石板上，溅起无数碎片——千代正站在二楼房间的窗户内看我，眼神中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。

“千代！你在做什么！”听到响声，妙子从室内跑出来，朝着楼上喝斥道。

“别接近我家的神明，会被咬死的！”冷冷的话语从少女嘴中吐出，阴森森地回荡在这座偌大的宅院内。

“千代！”妙子再次大声斥责，激动的情绪让她的呼吸再度急促起来。

窗户应声闭合，连窗帘也被“哗”地拉上了。

二

虽然似乎不受欢迎，但既然接受了委托，我便在清田家住了下来。在电话中好说歹说，勘五郎终于答应亲自帮我把行李送来，但仅限于门口。

下午三点行李到了，变幻成快递小哥的勘五郎站在距离清田家足有一箭之远的街角，说什么也不肯再凑近了。

“真是让人不舒服，这种沉淀了几百年的狗的臭气！”勘五郎皱着鼻子，露出一副夸张的嫌恶表情，“即使待在这么远的地方，这股味道也还是让人浑身不舒服！”

“先帮我把工作完成了，回头再听你慢慢抱怨。”我佯装签收检查，在他的记录本上写下了几行字，“替我查一下这些情况。”

“妙子小姐的交际圈，千代的学校表现，还有……清田夫人去世的原因？”阿勘扫了一眼内容，满脸狐疑地问道，“怎么回事？这次的工作不是安抚失控的犬神吗？”

“没有那么简单。”我回头望了一眼气氛滞重的大屋，转身提了提硕大的纸箱，“……看在主人还在努力工作的分上，至少帮我把这个箱子搬到门口去。”

阿勘不满地撇了撇嘴，到底还是一肩扛起箱子，跟着我向大屋走去。

夜幕很快降临了，虽然庭院内种植的夜樱很美，但是靠近庭院的纸门和窗户还是全部关闭了。妙子给我安排的客房在底层的走廊尽头，只要拉开窗帘，祠堂内的一切便可一览无余。

“救救……请救救……”仍旧是断断续续的声音，随着晚风阵阵吹来。



救？救谁？是在叫我解除他的封印吗？我倚在窗台边，看着只能伸出头部的犬神在封印内挣扎，那表情看起来与其说是恐怖，不如说……非常可怜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从未见过样子如此不堪的家神。一般来说，能被称为“家神”的精灵妖怪都比普通鬼怪要强，也不同于土地神或地灵，它们不愁没人供奉，养尊处优，因此家神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和自大心理。供养的人类稍有不恭，就会遭到报复，更别提对其不敬的陌生人了。即使在家神中，犬神也是数一数二的强力品种，其破坏力和残酷性格本应更胜一筹。但不知为什么，自从进入清田家以来，我就感到这不像是个供奉犬神的家庭。

百余年来积淀下的犬神气息没有错，可是最关键的，现在供养在祠堂内的“犬神”，却没有家神的气质。

是制作仪式曾被打断的缘故吗？可是倘若不合格，家道却并没有因为失去守护力而中落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况且现在还有疑似“白儿”的小鬼出现，也不能排除这是只狡猾的妖怪，在诱使我们揭去封印，再开始大规模的报复。

另外，始终萦绕在这个家族之间的，这股若有若无的奇怪寒意，也让我有些介怀。

晚餐之前，我对清田家的人口构成又做了一番初步了解：家主清田福山四十岁，是一名民俗学者，长年在外考察，家中事务多半由妹妹妙子打理；清田妙子今年三十二岁，未婚，因为身体的缘故无法外出工作，大学毕业后便待在家中料理家业，在卖掉了家族遗留的渔场和绸缎庄后，似乎又为一些染坊设计衣料图案来贴补家用。除了这两人以外，家中还有保姆佳子、女佣阿金和早苗，都是本分诚实的当地人，与主家关系也并无龃龉。

晚饭时我见到了福山先生的幼子洋平，与姐姐的乖戾孤僻不同，这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——天真活泼，容貌姣好，就连餐桌礼仪都学得很到位。无怪乎妙子一说到这孩子便露出自豪的表情。尽管并非亲生母亲，但任何家庭有这样一个美好懂事的孩子，应该都会忍不住想要跟他人夸耀一番吧。

但当我看到洋平手指上缠着的止血绑带时，心中不由一紧——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忍不住心生喜爱的孩子，竟然还有一股力量，打算将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？

晚餐时千代仍旧没有出现，妙子让女佣早苗将食物送上楼去。注视着早苗踏上楼梯的背影，妙子不禁叹了口气。

在相对愉快的晚餐时间结束后，我借口有些疲劳先回了房间。等关上房门，我将行李箱打开，取出罗盘、蜡烛、EMF 电磁辐射探测仪、手提电脑和两枚红外线针孔摄像头，将摄像头连上电脑，其中一枚正对窗外，另一枚则固定在纸门的缝隙间，角度对准洋平的房门。我只是一个被制作成型的人偶，除了活的岁数长一些以外并没有别的特异功能。而这些或新或旧的装备，多少可以帮助我判断事件的元凶。

乡间的夜色越来越浓了，白天看来分外浓艳的绯樱，在寡淡的月光下有了些许妖异的样子。隔壁的房间内渐渐传来鼾声，我将仪器全部打开，罗盘就位，在房间的四角分别点上蜡烛，静静等待着午夜降临。

时针一分一秒慢慢移动着，月亮很快爬过了中天，时辰已过了丑时三刻。正当我以为今晚将会平静地过去时，异状发生了。

窗户是关上的，可是靠近窗台的蜡烛却忽然剧烈抖动起来。EMF 探测仪和即时视频画面上没有丝毫动静，可是我透过窗帘的缝隙，却